死門

(廷根阿)

薩達柯・歐利胡⊙

譯／張淑英⊙

他想起一些古老的傳說，講到一些沒有孩子的女人，偷偷地拿玩偶充當，讓自己有發揮母愛的機會，這簡直比寵小貓小狗或姪子來得愚蠢糟糕。隔壁女人可能藉此模仿嬰兒的笑聲，假裝抱著嬰兒哄騙他，也許眞的滿臉淚水潸潸，因爲模仿嬰兒的哭聲也是她自己心痛的眼淚，屈居在飯店的房間裡忍受孤獨寂寞，這份被冷漠和黎明前的黑暗所掩飾的孤寂。

貝特尼喜歡塞凡提斯飯店只因爲許多人不喜歡住那兒。這家飯店暗淡冷清，門可羅雀幾乎沒啥生意。輪船駛過河邊時，一位船上方才認識的朋友跟他說這家飯店靠近孟都市中心。貝特尼住進二樓含衛浴設備的套房，面對旅客接待中心。從櫃台上掛的鑰匙看來，他知道飯店沒住幾個人。全部鑰匙依著房間號碼集中放在厚重的銅製鑰匙鎖，以免客人不自覺把鑰匙往自己口袋裡塞。

電梯就在接待室對面，接待室有個櫃台擺放報紙和電話，離他房間只有幾公尺距離。浴室的熱水供應充沛，這點倒是足以彌補沒有陽光和通風設備的缺點。房間有扇小窗子，正對著鄰旁電影院的屋頂陽台，有時候鴿子會飛到那兒盤旋棲息。浴室內的窗戶較大，憂鬱地和一片冷漠的牆垣面面相覷，及遙遠的一小片天空，幾乎沒啥用處。衣櫃差強人意，有很多抽屜和多層隔板架子，衣架特別多，這倒是不常見。

飯店經理高高瘦瘦的，光禿禿的頭寸髮不留，戴著一副金邊眼鏡，講話鏗鏘有力，標準烏拉圭人的口音。他告訴貝特尼二樓很清靜，只有一位單身小姐住在他隔壁房間，是某大公司的職員，每天晚上回到飯店來住。隔天貝特尼在電梯內遇見她，他確定是她因爲警見她手上房間鑰匙的號碼，這鑰匙厚重得簡直像塊金幣一樣。櫃台服務生把她和貝特尼的鑰匙掛起來，然後跟她轉達一些信件的事情。貝特尼趁這個機會打量她一下，看起來相當年輕，不過是凡夫俗子之流，穿著糟得可以，和東方女人一樣不會打扮。

和鑲嵌工藝廠商合約的談判約莫需要一個星期左右。午後時分貝特尼把西裝擱進衣櫃，在桌上整理一批文件資料，然後洗個澡，等約定時間到了再到市中心合夥廠商的事務所洽公。時間就在一連串的協商斡旋中流逝，外加到波西多酒肆去喝兩杯，以及和主要合作夥伴的應酬，用完晚餐回到飯店都一點多了。一身的疲憊，躺下床，立即呼大睡。隔天醒來差不多九點多了，初醒時睡眼惺忪，朦朧意識中猶有昨夜的殘夢和睡意。他突然想到昨夜彷彿被嬰兒的哭叫聲干擾，睡得不甚安穩。

出門前和招待室的服務生聊了一會兒，服務生操德國口音，一邊服他說明公車路線和市區街道的圖。他問公不在乎地看著大鐘盡頭處他和隔壁單身女郎的房門。兩個房門間擺著一具近不祥的複製品——米羅的斷手維納斯雕像。側面牆那扇門正對另一間休息室，擺放椅子和雜誌。霎時服務生和貝特尼都默不作聲時，飯店內靜謐的氣氛好像突然凝固起來，像灰燼附著在家具和花磚上那般輕盈柔細。相對地電梯上下的聲音反顯得轟鳴巨響，翻閱報紙或火柴的摩擦聲都可聽得一清二楚。

合約會議又是談到夜幕低垂才告一段落。貝特尼先到七月十八日街逛逛，然後步行到獨立廣場的酒肆吃晚餐。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，也許他可以比預定時間提早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。路上他買了一分阿根廷日報，一包香煙，優閒地漫步回到飯店。飯店旁電影院的看板上廣告的兩部電影測是一個男孩的聲音，一個體弱多病，一張乾癟憔悴的臉，一個病懨懨毫無生氣的嬰兒的哀啼。這個每逢深夜才開始抽噎的小孩，嘔胰含著的嗚咽並沒有太引人注意。如果不是那道死門，而是厚實的牆壁隔間，根本察覺不出房間外的任何動靜，更不可能聽見隔壁房間嬰兒的哭泣。

清晨貝特尼用完早餐，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思考。晚上沒睡好覺白天就沒精神工作。一個晚上醒來兩次，兩次都是被哭聲吵醒。第二次更糟糕，除了嬰兒的哭聲，外加女人的哄騙聲。雖然聲音很小，但是憂心如焚的渴望，急欲制止哭聲的衝動讓那一陣陣嘀嘀低語穿透死門，彷彿變成聲嘶力竭的怒吼。嬰兒在哄騙安撫下好是這個小男孩的緣故了。事情原委有了合理的解釋就可以安心地睡覺了。可是後來他又仔細思索，慢慢地從床上爬起來，在黑暗中聆聽。沒錯！那抽噎聲是從隔壁房間傳來的，穿過那道死門傳過來的。可是不可能啊！隔壁房間不可能有小孩啊！飯店經理說過隔壁房間住一位單身女郎，而且每天準時上、下班，白天一整天都在服務的公司裡啊！貝特尼腦裡思緒不停地翻滾，找尋可能的答案。也許那天晚上她剛好幫親戚或朋友帶小孩也說不定，他想的是昨天晚上。可是現在他千眞萬確聽到哭泣聲，要把哭聲和其他聲音搞混還眞不容易呢！說是哭聲，其實是一連串不大規律且相當微弱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貝特尼用完早餐，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思考。晚上沒睡好覺白天就沒精神工作。一個晚上醒來兩次，兩次都是被哭聲吵醒。第二次更糟糕，除了嬰兒的哭聲，外加女人的哄騙聲。雖然聲音很小，但是憂心如焚的渴望，急欲制止哭聲的衝動讓那一陣陣嘀嘀低語穿透死門，彷彿變成聲嘶力竭的怒吼。嬰兒在哄騙安撫下好是這個小男孩的緣故了。事情原委有了合理的解釋就可以安心地睡覺了。可是後來他又仔細思索，慢慢地從床上爬起來，在黑暗中聆聽。沒錯！那抽噎聲是從隔壁房間傳來的，穿過那道死門傳過來的。可是不可能啊！隔壁房間不可能有小孩啊！飯店經理說過隔壁房間住一位單身女郎，而且每天準時上、下班，白天一整天都在服務的公司裡啊！貝特尼腦裡思緒不停地翻滾，找尋可能的答案。也許那天晚上她剛好幫親戚或朋友帶小孩也說不定，他想的是昨天晚上。可是現在他千眞萬確聽到哭泣聲，要把哭聲和其他聲音搞混還眞不容易呢！說是哭聲，其實是一連串不大規律且相當微弱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貝特尼幽幽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圖／陳裕堂

「昨夜我大概是做夢啦！眞是很抱歉剛剛跟您說那些，請您見諒！」貝特尼對經理說。

夜總會的表演節目索然無味，兩個合夥老板看來也不大感興趣，這樣一來，貝特尼便可托詞提議早點離開回飯店休息。他們決議隔天下午正式簽合約，他在此邊的工作可以說大功告成了。

飯店的接待室靜悄悄，貝特尼發現自己竟是躡手躡脚走進房間。床邊擺著一分晚報和一封布宜諾斯艾利斯寄來的信，一看筆跡他知道是太太寫來的。

就寢前他看看衣櫥和死門高出的部分，也許把他兩個手提箱擺上去把門完全堵住，隔壁的嬰兒注意。如果不是那道死門，而是厚實的牆壁隔間，根本察覺不出房間外的任何動靜，更不可能聽見隔壁房間嬰兒的哭泣。

清晨貝特尼用完早餐，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思考。晚上沒睡好覺白天就沒精神工作。一個晚上醒來兩次，兩次都是被哭聲吵醒。第二次更糟糕，除了嬰兒的哭聲，外加女人的哄騙聲。雖然聲音很小，但是憂心如焚的渴望，急欲制止哭聲的衝動讓那一陣陣嘀嘀低語穿透死門，彷彿變成聲嘶力竭的怒吼。嬰兒在哄騙安撫下好是這個小男孩的緣故了。事情原委有了合理的解釋就可以安心地睡覺了。可是後來他又仔細思索，慢慢地從床上爬起來，在黑暗中聆聽。沒錯！那抽噎聲是從隔壁房間傳來的，穿過那道死門傳過來的。可是不可能啊！隔壁房間不可能有小孩啊！飯店經理說過隔壁房間住一位單身女郎，而且每天準時上、下班，白天一整天都在服務的公司裡啊！貝特尼腦裡思緒不停地翻滾，找尋可能的答案。也許那天晚上她剛好幫親戚或朋友帶小孩也說不定，他想的是昨天晚上。可是現在他千眞萬確聽到哭泣聲，要把哭聲和其他聲音搞混還眞不容易呢！說是哭聲，其實是一連串不大規律且相當微弱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貝特尼幽幽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他並不累，帶著愉悅的心情入夢鄉。過了三、四個鐘頭，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讓他從睡夢中驚醒，好像發生了什麼事叫人心神不寧甚至動起肝火。他點亮燭台，隨即又將燭台熄滅。

他想起一些古老的傳說，講到一些沒有孩子的女人，偷偷地拿玩偶充當，讓自己有發揮母愛的機會，這簡直比寵小貓小狗或姪子來得愚蠢糟糕。隔壁女人可能藉此模仿嬰兒的笑聲，假裝抱著嬰兒哄騙他，也許眞的滿臉淚水潸潸，因爲模仿嬰兒的哭聲也是她自己心痛的眼淚，屈居在飯店的房間裡忍受孤獨寂寞，這份被冷漠和黎明前的黑暗所掩飾的孤寂。

住肚腹、下體或胸脯，以爲這樣就掩飾了全部，事實是那道死門在那兒，超出衣櫥的高度，從它和兩旁木板牆壁不同色澤來判斷，偶爾應該有人打那兒進出，敲敲打打或讓它半開半掩，讓它的存在發揮一點實用的價值。貝特尼心惴隔壁房間同樣位置應該也是擺著衣櫥，那位單身女郎對道道死門的看法應和他相仿才是。

他並不累，帶著愉悅的心情入夢鄉。過了三、四個鐘頭，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讓他從睡夢中驚醒，好像發生了什麼事叫人心神不寧甚至動起肝火。他點亮燭台，隨即又將燭台熄滅。

乍聽之下倒沒特別注意嬰兒的嗚咽聲是打那兒來的，不過這情形反倒讓他的心情輕鬆舒坦多了。如此一來，他確定前一夜沒睡好是這個小男孩的緣故了。事情原委有了合理的解釋就可以安心地睡覺了。可是後來他又仔細思索，慢慢地從床上爬起來，在黑暗中聆聽。沒錯！那抽噎聲是從隔壁房間傳來的，穿過那道死門傳過來的。可是不可能啊！隔壁房間不可能有小孩啊！飯店經理說過隔壁房間住一位單身女郎，而且每天準時上、下班，白天一整天都在服務的公司裡啊！貝特尼腦裡思緒不停地翻滾，找尋可能的答案。也許那天晚上她剛好幫親戚或朋友帶小孩也說不定，他想的是昨天晚上。可是現在他千眞萬確聽到哭泣聲，要把哭聲和其他聲音搞混還眞不容易呢！說是哭聲，其實是一連串不大規律且相當微弱的呻吟聲，斷斷續續抽抽噎噎，好像那嬰兒病得十分嚴重的樣子。雖然不像初生嬰兒尖厲刺耳或突然爆出的哇哇叫，他應該也只有幾個月大而已。不知道爲什麼，貝特尼一直猜測是凡夫俗子的嬰兒，可是他又不能確定。

貝特尼幽幽